

死里逃生的“7·31”

鲁琦

有谁一生中能够经历两次“死而复生”？我便是其中之一。我既经历了“弃儿重生”，又经历了“死里逃生”，特别是1983年的“7·31”洪灾，与同事屈善施一家人生死之交、患难与共的经历，至今仍让我刻骨铭心。

1982年7月，我被分配到安康地区教育局工农教育办公室工作。不久，屈善施从安康师专中文系毕业也被分配到这个单位。办公室在地区教研室大门口左侧的平房里，当时的地区教育局在大北街地区行署里面办公，新办公楼在地区教研室大门里面已开工在建。我报到后，被安排在单位平房的最后一间，作为宿舍和办公室的结合体。屈善施来后，就和我住在隔壁。

善施是1956年出生，大我6岁。他是旬阳种河人，身材和我差不多，但比我魁梧一些。他的性格和我相似，待人处事都很实在。他是学中文的，文字水平和文学素养很高，是单位的大笔杆子，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。他后来不久就结了婚，爱人江敏是一名老师，五里江沟人，和我是老乡，中等个子，长方脸，始终面带微笑，很和气，贤惠、干练、厚道。当时我是个单身汉，主要在教研室机关灶上吃饭，有时也会到单位对面的安康县委县政府机关灶上吃。因此，江老师有时会做好吃的饭菜，邀请我一起享用。那时我们烧的是蜂窝煤，我常常陪善施一起去东关或西关用架子车拉煤。

1983年7月下旬，安康的雨一直下个不停。7月28日，江老师预产期到了，善施借了辆旧自行车推着江老师去医院。我则帮忙打伞，并提着婴儿用的棉被和衣物等陪同他们。我们把江老师送到水电三局医院妇产科后，第二天，江老师便顺利生下一个男婴。善施很高兴，这天上午下班后，他让我帮忙带些东西到医院，看着小脸粉红的男婴，一个新的生命，我心里也十分高兴，我们之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。

29日是星期五，下午我被抽到地区幼儿园报到，开始初中升中考考试试卷。30日中午阅卷休息时间，我又陪善施冒着大雨把她们母子俩从医院接回住处，下午又去阅卷试卷。从29日开始，雨越下越大，像盆盆往下倒似的。30日下午，安康县广播站广播要求东西二坝的群众开始转移。老城的人们都纷纷上大桥和城堤上看水势，31日上午，听去看水的人说，洪水快与大桥平了，我们仍专心地阅卷卷子。

下午四点左右，广播通知，老城的老弱病残要在下午六点钟前全部转移到新城。当时的地区招生办主任张秀元当即组织我们阅卷的人员收拾试卷，把试卷往新城的盲哑学校转移，转移完所有试卷后，已快六点。此时听说，七点钟水要进城。招办主任说我是单身汉，就不要返回老城，就在这负责看试卷，我想着江老师母子俩需要转移，就给张主任说要去赶快回去帮善施转移她们俩。

当我走在金州路上时，洪水已经淹没了我的脚踝，路上卡车、架子车、马车、自行车，背着提着东西向新城方向撤离的人群密密麻麻。我赶忙跑回住处，准备和善施一块转移她们母子俩时，凶猛的洪水已涌到教研室的大门口，出不去了。我们立即决定向主体刚起，门窗未装的地区教育局四层正在建的办公楼上转移。善施一手扶着江老师，一手抱着一床棉被，我一手抱着婴儿，一手抱着婴儿的衣物，把她们母子两人安顿在二楼楼口的第一间房子里。我们又回房，善施把刚烧好准备给江老师炖的鸡及要用的棉被衣物收拾一起，我

帮忙把蜂窝煤炉子一块搬到二楼，我又跑了两趟去我的房子把打字机、油印机、被子以及办公室的重要档案、账务资料、重要物品搬到二楼的另外一间房里，汹涌的洪水已涌入一楼，很快就把一楼淹没，我们赶紧把母子俩及重要物资资料转移到二楼。

此时，楼西边临金州路上平房的居民都站在平房的房顶上，一片救命声此起彼伏。我和善施迅速找到两块施工木板，一头搭在二楼楼道西边的窗口上，一头伸向平房的房檐上，临近窗口平房房顶上的一些人开始往这边爬。有三个人沿着木板爬，我们在楼道里刚拉进来，水就上了二楼，我们俩又赶紧把母子俩搬到四楼。瞬间，全城停电，周围一片漆黑，一片呼救声、哭泣声、洪水怒吼声！特别是对面平房顶上的人的哭泣救命声撕心裂肺，善施赶忙打着打火机和我一块找了一截基建弃绳，从三楼楼道西边的窗口呼叫他们，两个会水的游过去拽着绳子刚上了三楼，那一片平房随着“轰隆”一声巨响和“救命啊！”一声呼喊，瞬间被掀翻淹没，水也上了三楼，我们赶紧上四楼。此刻，没有了平房顶上人的呼叫声、救命声、哭泣声，只有办公楼后面教研室家属院楼上的人，向教研室办公楼楼顶转移的嘈杂声和洪水的翻腾咆哮声……

我和善施站在母子俩的旁边，呆若木鸡地望着他们，心里一片茫然。江老师一边望着憨憨睡着的婴儿，一边呆呆地期盼地望着我们俩，轻轻地问了一声：“水还在涨吗？”江老师的问话，把我们从木呆中惊醒，善施随即拿出打火机，我紧跟在他的后面扒着楼梯里面的墙，当时楼梯扶手还没安装，小心翼翼地向三楼下，凭借打火机微弱的光亮，看见水已涨到三楼一米多高，且还在涨。上来后，为了不让江老师害怕，就给她说水在稳着。大约晚上子夜时分，我们俩又下去看，发现水还在涨，离三楼楼顶仅有一尺左右了，我们俩又紧张起来，不约而同地说，上楼顶去扎排子吧。我们俩继续扒着楼梯里面的墙壁，直接上到楼顶，一眼望去，四周一片漆黑，黑得像锅底，没有一颗星星，没有一丝亮光，只能听见远处频频传来微弱的凄惨的“救命啊……救命啊……”的声音。随后，又有一些人上了楼顶，谁也看不清谁的脸，即使是我们刚才救的那几个人，也是互不相识了。但在生死之际，大家的心却在一起，相互安慰，相互打气，商量着水上上了楼顶的逃生办法。不少人的声音在颤抖、在哽咽，仍在十分恐惧害怕之中。

我和善施在楼顶和四楼各处，用脚探，用手摸，找了一些基建废弃的木板、木棒、绳子、铁丝，开始在楼顶扎木排子，扎一会儿，下三楼察看一下水情，扎一会儿下去看一下。先后四五次下楼察看，发现水一直稳在三楼，我们俩上吊的心稍微落下一点，便一口气把木排扎起，终于松了一口气，心里想，水要是上了四楼，我们就扎木排把她们俩划出去。接着，我们又下去看，可能老天有眼，看在这个楼上有一个新的生命吧，水再也没有上涨了。

雨终于停了。一直逃命奔波，不知不觉到了凌晨大约四点多，又累又饿，加之下午也没吃晚饭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好在善施给母子俩的食物及蜂窝煤炉子，我们一直在搬移，特别是下午晚的那一只鸡，善施给江老师个鸡腿，她不吃，就给她冲了个鸡蛋，我们俩人就开始吃那只鸡。这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香的一次鸡肉，我们俩吃得饱饱的，打算天亮了把母

子俩划到安全的地方去。

在黑暗中整整折磨了一夜，东方终于露出了亮光，大家都急不可耐地跑上楼顶。一眼望去，整个城区一片汪洋，只有一些楼露出水面一两层，所有的平房都无踪无影。水面上到处都是漂浮物，人的尸体、动物的尸体和木头、树木等融为一体，由西向东漂去……震惊无奈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第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巨大威力，感受到了人类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！

九点多钟，水已落下近一半。我们正准备用小木排把她们俩往出划，忽从邮局方向的楼上传来有飞机从空中投橡皮船和食物的喊声，我们俩就和楼上的人们在楼顶上等候救命物资。一会儿仰望天空，一会儿俯视着洪流夹裹着各种形态人的尸体和动物的尸体向东漂去，顿时眼前一片漆黑，大脑一片空白……

大约十二时，忽然，从东坝方向传来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，一眼望去，东坝方向熊熊烟火，浓烟滚滚，遮天蔽日。顿时，四面八方的楼顶上，“地震了！地震了！水又来了！水又来了！”的吼声此起彼伏。楼顶上许多人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。

我和善施赶紧下楼看水，水已下落到一楼的三分之一以下了，我们下到水里刚好齐腰。我们就上四楼，准备把她们母子俩送到五里中学江老师的父母家去。善施背着江老师，我抱着小婴儿蹬着齐腰的水往大桥方向移动。下楼后在院子的洪水中，我用双手抖动着抱着婴儿说：“好轻呀！漂轻漂轻的！”江老师和善施会心一笑。在金州路，看见一位中年妇女趴在梧桐树的树枝上，披头散发遮住了面孔，双手仍紧紧地抱住树干，此时我的眼睛已经十分模糊麻木。齐腰的洪水，脚下沙石垫脚的疼痛也无感觉，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加快脚步向前移动。从东大街到大桥路水越来越浅，大桥路上水盖脚面，走到大桥上水位已落在桥下，桥上往逃的人密密麻麻。忽然，听见有人高喊：“大家不要惊慌，不要跑了，是东坝油库失火了，离这里很远，不会影响大家安全。”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我们便站在桥上深深地松了一口气，把凉鞋里的泥沙石抖了抖，便继续沿316国道而上。沿途也没有车辆，只有仓皇而逃的人群。走到刘家梁时，由于塑料凉鞋经污水的浸泡，走路就有些打滑，脚已磨出了血泡。刚好遇上一个向五里方向去的拖拉机，我们挡住后，说明了妇孺情况，师傅便同意把我们拉到316国道到五里中学的路口。下车后，我们又走了五六分钟到五里中学。大约下午四点，江老师母亲给我们做了米饭，炒了几个菜，这顿饭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香的一顿。

吃完饭，我想到我的班主任许老师住在五星街，不知什么情况，便到五里中学大门口西侧的姨娘家，借了辆自行车骑回城里。到了许老师家，看见我的同学治忠也刚赶到，才知道许老师和她爱人公老师，昨天晚上多亏一个梯子救了命。我和治忠把他们送到公老师的单位安康中学，治忠也在安康中学工作。刚好是暑假，他给我找了一间房子临时住下，这天晚上，虽然很累很疲倦，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久久不能入睡……

8月2日，明媚的阳光洒在洪水肆虐后的城市，一片狼藉。上午，洪水已全部退去，那时，也没有手机，我骑着借的自

行车沿着金州路前往单位，沿途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。街道两旁多处房屋倒塌，横七竖八的砖瓦、家具、木料和杂物堆积如山，电杆电线和行道树上挂满了塑料袋、被单和衣物随风飘荡，成片成片的淤泥散发着难闻的味道。特别是邮政局门前的大洼地，是城区最低处，形成了一大片积水，犹如一个湖泊，水面上漂浮着人和动物的各种尸体，积水的周围也全是人和家畜家禽的尸体。四周站满了寻找亲人的人群，空气中弥漫着阵阵臭味，成群的苍蝇在尸体上飞来飞去。一些寻找亲人的人难以忍受，有人恶心想吐，有人撕心裂肺地号啕大哭……后来听说，这次洪水城区死了不少人，政府组织人员在香溪路路边、马坡岭等多处荒山荒坡上挖了大坑，解放军负责把这些无法辨认的尸体运往这些地方进行深埋，防止了疫情的发生。

我到单位时，一个人也没有。于是我来到单位后面的教研室家属院，帮助住在一楼的工农办主任田德友家清除淤泥。二哥从他工作的民主小学进城到处找我，直到下午才见我，说母亲听到安康城洪水淹死了不少人，看我还未回去，就在他那儿不停地哭，让二哥下来找我。我就和二哥一起到他的学校同母亲见了一面，母亲让我回老家给父亲打个招呼，我说：“洪水暴发之前我们拼命一样抢出的东西需要看护，同事家和办公室的淤泥需要尽快清除，我又是年轻人。”我就给二哥叮嘱了一下，让他想办法给父亲带个信回去。第二天早上又赶紧进城，给三楼的同事朱启慧家帮忙清除。这期间，我每天都要到新办公楼看一下被抢出的东西。各家各户清除完后，开始清除办公室的淤泥。大约在八月下旬，便恢复了正常的办公生活秩序。

江老师家孩子满月时，当时单位的后勤总管朱启慧和我到五里中学代表单位看望慰问她们。吃饭时，善施就说为纪念“7·31”抗洪，孩子的名字就叫“屈抗抗”，这个名字不仅富有深意，也寄托了我们对未来不屈不挠、勇往直前的期望。我和他们一家人很有缘，水灾后，我们又住在地区教育局在盲哑学校建的灾民房的两隔壁。灾民房拆了建教育局家属楼时，在盲哑学校的大厅，临时砌隔着一人高的墙住了四家人，我们两家人又住在两隔壁。一家人说话各家都能听得见。教育局家属楼建起后，城里家属院教育上的人搬到盲哑学校里新家属楼，我们两家人又住在城里教研室的家属院里。后来，江老师让屈抗抗把我认作干爸，我的儿子乔乔把江老师认作干妈，使我们两家之间的亲情友谊更加深厚。

更有缘的是，2016年9月，我的二孙和善施的大孙同年同月在同一家医院出生，他的大孙大我二孙一周。他大孙生下后，我和爱人去看望，因我二孙即将出生，故给小宝的红包上，我写下的原话记不清了，大致意思是，想当年有缘，死里逃生生死交，看今天有孙，同年同月同院乐，友谊代代传。当我二孙生下时，他们已出院，有缘真巧，二孙也就住在他大孙住的房间里。所以，他和江老师来看望时，他在红包上，写了一首《如梦令·得孙乐》：“犹记当年共难，更喜同添猴孙。天生一对宝，同室同月同院。福兮，福兮。堪比桃园情深。”我一直保存着，并将让后代们永远保存，永远记住这段惊心动魄、生死之交的历史和友谊……

筑牢坚固防线 确保平安度汛

——写在安康“7·31”特大洪灾41周年之际

周本才

1983年的“7·31”，是安康人民永远难忘的沉痛记忆。汉江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，洪水肆虐，家园被毁，满目疮痍，安康中心城区陷入一片汪洋，870人遇难，近10万群众流离失所，灾情举国震惊。41年来，在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的关怀支持下，在历届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安康人民奋力重建家园，使新安康从废墟上崛起，实现沧桑巨变，昔日旧貌换新颜。

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。历史告诫我们，必须时刻铭记灾害伤痛，始终心存敬畏，增强水患意识，持续提高预测预警、安全防范应对能力，全面提升防汛减灾科学化水平，全力促进人水和谐、城水和谐。今天的安康中心城区，防洪工程持续完善，防洪能力大幅提升，防洪体系逐步健全，防洪保安能力有了长足进步。但站在历史维度和极端气候来审视，当前城市防洪还面临诸多风险和严峻挑战。一是极端天气多发频发。根据气象部门预测，今年全省气象年景总体偏差。省内多地已先后发生严重洪涝灾害，并造成人员伤亡。7月份以来，汉滨区累计降雨380.8毫米，与往年同期相比多出八成以上，最大小时雨强达68.7毫米。特别是“7·19”强降雨导致我区北部7镇严重受灾，电力、交通、通信中断，直接经济损失达2.04亿元，防汛防洪形势异常严峻。二是河流汇聚水情复杂。全区河流沟壑密布，10平方公里以上流域面积河流达170余条，大多数河流河道狭窄，上下游落差大，极易暴发山洪。中心城区“两库交叉”“三河交汇”，城区汉江河道断面人口变宽出口变窄，一旦遭遇特大雨情水情，水位抬升很快，防汛防洪压力巨大。三是防洪排涝还有短板。中心城区防洪主要依靠老城、江北、西坝、东坝四大堤防，依次可以抵御百年、50年、30年和20年一遇洪水侵袭，整体防御能力有限。同时，中心城区排水管网排水能力有限，东坝、西坝和江北区域排涝设施还不健全，公共地下场所应急手段和物资有所欠缺，一旦出现较大汛情，极易造成严重内涝灾害。四是麻痹思想还不同程度存在。近年来，汉江没有出现10年一遇以上的洪水过程。因城市防洪能力增强，汉江水库联防联控水平提升，部分干部群众防范意识有所淡化，思想有所松懈、警觉警醒不足，特别是对防洪设施有过度依赖，水患意识有所减弱。

城区防洪保安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是重大的政治任务。当前正值“七下八上”防汛关键时期，加强防洪保安一刻也不能松懈。各级各有关方面必须坚持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，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中有底的动力，坚决守住工作底线。必须铭记历史，吸取教训，警钟长鸣，时刻保持高度警醒，加强防范应对，用实干而又实的举措、严而又严的作风确保汉江安澜、群众安全。

一要继续强化水患意识，时刻保持高度警惕。安康是滨水城市，因水而兴，也因而忧。尤其是进入汛期后，必须把城区防洪工作摆在重要位置，始终紧绷思想之弦，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警惕警觉，决不能出现丝毫马虎和大意。要居安思危，未雨绸缪，牢固树立防大汛、抗大洪、抢大险、救大灾的思想意识和底线思维、极限思维，认真落实各项防御措施，不断夯

实防汛工作基础，始终做到以防为主、预防在先。要加强灾害警示教育，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，不断提高市民，特别是青少年儿童和城市外来人口的宣传教育，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个单位、每个人都能知晓安康的惨痛灾害历史，都能自觉服从指挥调度，都能自觉配合做好防汛“三到户”和防汛避灾转移工作，持续提升广大市民灾害防范意识，真正做到众志成城、群防群控。

二要继续强化防范应对，切实筑牢坚固防线。要强化“四预措施”落实，坚持“早、盯、撤”，做实做细工作，全面提升防范应对能力。防汛、气象、应急等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和雨水情动态，及时精准预警预报，强化联合会商研判。雨情水情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镇办、村组、社区和农户。特别是发布高级别暴雨气象预报后，必须第一时间会商研判调度，并采取果断措施提前开展防范应对。严格落实《安康城区防汛抗洪预案》要求，坚持统一指挥调度和协调联动，强化指挥调度的权威性、严肃性，切实提高城区防汛指挥部调度的实效。围绕预案定期开展水上救援、防洪闸门启闭、群众转移撤离等情景构建和实战演练，不断提升应对能力。要扎实开展城区防汛“三到户”工作，对99家包抓单位责任落实情况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，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按照指挥命令，第一时间赶赴包抓责任片区，并按照《明白卡》指定的路线和地点果断、快速、有序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撤离，做到应转早转、应撤尽撤，坚决避免人员伤亡。

三要继续强化排查整治，不断消除风险隐患。隐患猛于虎，要坚持问题导向，推进城区防洪硬件软件双排查，干部群众同发力，常态化开展防洪隐患排查整治。压实行业监管责任，关注不放心的设施、扭住不放心的点位、盯紧不放心的群体，逐一查找风险隐患。要围绕防洪堤岸、跨江大桥、排涝管涵、排涝泵站等重点设施，地下停车场、学校医院、老旧小区、城区低洼地带、易受洪水淹没村庄等重点区域，以及防洪指挥调度系统、应急救援物资储备、应急抢险队伍建设、转移安置点落实等重点环节，开展“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”全覆盖的排查整治，建立问题台账清单，区分轻重缓急，落实责任单位，明确时限要求，将风险隐患彻底消除。要适当扩大风险排查范围，不断提高隐患排查的广度、深度和精准度，坚决杜绝隐患向灾害事故转化。

四要继续强化责任落实，坚决守住安全底线。全面落实各级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，突出抓好一线和行业部门责任落实。严格执行强降雨期间“五个必须”工作纪律要求，压实领导包片、干部包户责任，形成工作闭环、责任闭环。要牢固树立城区防汛“一盘棋”思想，各防汛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必须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尽责，服从城防指挥部的统一调度指挥，坚决扛起防汛责任。要加强明察暗访和督查通报，对责任不实、行动迟缓、贻误战机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严肃追究问责，以铁的纪律确保平安度汛，为聚力建设幸福安康作出应有贡献。

（作者系汉滨区政府副区长、安康城区防汛指挥部责任指挥长）



1983年7月31日傍晚时分，洪水已淹没了安康汉江大桥桥面

邱永锡 摄



安康日报社记者张会莹(右)、陕西日报社记者胡武功(中)、安康地区群艺馆干部李西平(左)在抗洪一线采访。

吴定国 摄



解放军战士在淤泥中寻找遇难者遗体

邱永锡 摄



大桥的防洪门闸正在下落

邱永锡 摄